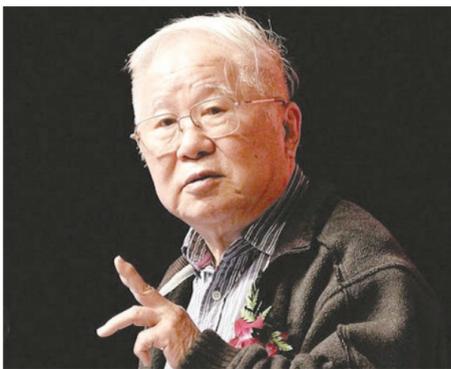


# 吴良镛：推动人居高质量发展



吴良镛

在12月7日召开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上，97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又谈起他倡导了20多年的人居科学。“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作为一代建筑大师，他把建筑学延伸到人居环境科学。

## 建设高质量的人居环境

“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点始终不

变的——社会要进步，人类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相随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学”，不单一地研究“房子”，而是以人为核心，将人类聚居作为研究对象，综合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此后，吴良镛以人居环境学为理论指导，主持撰写了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宪章》。《北京宪章》得到国际建筑学界认可，以四种语言发表，成为指导建筑界此后发展的重要理论纲领。

“人居科学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是应对国家战略、支撑‘人民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重要科学。”吴良镛说。人居科学以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观点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空间结构，包括五大层次，即聚落的五个尺度：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以及五大系统，即构成聚落的五个要素：自然、社会、人、居住、支撑网络。在吴良镛看来，应以此系统和层次观来认识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方向。

吴良镛倡导“复杂问题有限求解”的方法论，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化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有限关键问题，明确不同层次的工作重点，寻找在相关系统的有限层次中求解的途径。“人居环境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不同层级要抓住各自层级的关键问题。”吴良镛说。比如，全国和区域层面，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建设用地粗放低效、特大城市人口压力与综合承载力矛盾加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不高、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和城乡建设缺乏特色等问题；而地方和城乡层面，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应侧重于构建多样性人居，促进区域凝聚力及提升区域竞争力等几个方面。吴良镛强调，不同层级之间又要相互衔接，要研究彼此之间的传导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在建设高质量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保护、国土空间格局、城乡环境建设、地上地下空间利用等具体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专门的研究与落实，制定规划并监督实施。‘谁规划，谁实施’，不能以一个部门的工作完全替代其他部门的规划工作。”吴良镛表示。

以整体性方法开展融贯的综合研究是人居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吴良镛认为，面对人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复杂问题，应以整体性方法，深刻把握好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的科学规律，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进一步统筹各部门力量。“以人居为纲，将各领域、各层次工作拧成一股绳。”

生态问题是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最为迫切的问题。吴良镛建议，在城乡建设中，开展人居科学指导下的城乡空间整治和优化，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一方面促进人居环境相对集中，另一方面重整、修复自然环境，创造佳美的“山川形胜”，使得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中有更多的绿色通道相间，既保障生态安全，又为人居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吴良镛还特别提到：“及早保护城市之间宝贵的绿色地带，避免城镇化无序发展带来的国土破碎，以更高的远见与更大的魄力形成全国性的绿色战略体系，实现中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绘制美丽中国的精彩画卷。”

## 人居科学离我们还有多远？

“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就是‘人居之道’。”这是吴良镛对明日之人居的思考。他在自述集中认为，人居科学要

走向“大科学”，更多地与能源学、环境学、生态学、信息学等相关科学技术相联系；人居科学要走向“大人文”，要将“便民生”作为基本准则，住房与社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生态修复、人文复兴等，都与此息息相关；人居科学要走向“大艺术”，要把美学上抽象的美化为无所不在的空间的美、生活的美、融汇的美。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良镛就开始了广义建筑学的思考，并于1989年出版专著《广义建筑学》，着眼于从单纯的“建筑”概念转向“聚居”，“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社会、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学的视野。

后来，他跳出学科范围的局限，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1993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以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并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风景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科学发展模式。

此后，人居环境学的思想运用到了城市规划、京津冀等区域发展规划、三峡工程等巨型工程涉及的人居环境研究中。2001年，在《国家“十五”重点专项规划》中，“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亦使用“人居环境”思想提出：“要

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立足当前、注重长远，全面提高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可以说，人居环境学的思想，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居环境应该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过去我们以为建筑只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目前，我们城市建筑方面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重建设、轻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保护，重地上、轻地下，重新城、轻老城。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科学的发展要专注于时代的大潮，不失时机地在理论与实践上创新、推进，更上新的台阶。”年近百岁的吴良镛先生，仍在我国人居环境科学事业上孜孜探索。在明日之绿色城市的崛起过程中，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将离我们越来越远。（陆琦）

# 矶崎新：任何时代我都不想枯萎

□本报记者 吴真平

12月11日，今年新晋普利兹克奖得主，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在上海的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与观众分享他的最新建筑思考。此次讲座也是矶崎新六十年研究回顾系列讲座之一。

## 被授予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在讲座开始之前，举行矶崎新同济大学名誉教授授证仪式。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江江为矶崎新颁发证书。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介绍矶崎新时说道：“作为建筑大师、艺术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思想家和建筑教育家，矶崎新的作品既是西方的又是日本的，他始终探索新的方向。从事建筑创作六十多年，矶崎新十分高产，积极探索新的建筑理念并付诸实施。他的建筑具有反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是在对现代建筑辩证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汤翔宁认为：“作为建筑师，矶崎新带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对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进行考量，对各种关系加以衡量之后才开始他的设计步骤，我们感受到建筑师对于城市发展的重任和尊重，先生的每一次建筑创作都从文化的本质中吸取能量为城市带来新的活力。”

## “间”

矶崎新曾多次来到中国，每次的讲座侧重点各有不同，都是他建筑思考的一部分。此次的主题为“数·巨大数·超京数”，矶崎新以“间”这个字引开，展开建筑师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思考。

他说，英文中的Time和Space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中产生的，但在汉字文化圈中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词。大约在150年前，Time和Space的概念被引入中国、日本，当时是用“时”“空”加上“间”组成了“时间”“空间”，在汉字文化圈给它新的定义。但是在语言转译中往往会出现问题，用到建筑设计中也是有同样的

问题。英文architecture与“建筑”在东方文化中的含义也不太一致。比如中国的《营造法式》里不仅仅是建筑，还有许多社会性的内容，是有关建设、规则、系统的书籍。而在日本的《五轮书》《南方录》等书籍中也是有社会性的内容。

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建筑师进行定义，比如，奥托·瓦格纳《现代建筑》对建筑师进行定义，吉迪恩《空间·时间·建筑》以时间、空间手段来讨论建筑，这对矶崎新的建筑思考有很大的影响。而金正日的《建筑艺术论》不只提到空间的设计还有战略性创造。

矶崎新讲到，建筑师其实是有不同的状态。赖特是艺术家式的建筑师，而在诺曼·福斯特工作室中的建筑师是使用电脑工作的，接近工程师，还有一种是作为策划师的建筑师，在后台发布指令、策略。所以，矶崎新说，建筑师并不是可以用单一工种能总结的职业。建筑师有许多复合的状态。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矶崎新还在向欧洲学习建筑，之后他和欧洲的建筑师交流的机会增加，当时有人问他：为何作为一个向欧洲学习的亚洲建筑师，但做出的作品却又和欧洲建筑师不同？作为亚洲建筑师，又是如何去思考“间”，以及由欧洲文化产生的原理性问题？

矶崎新希望找到关联时间、空间的线索，“数”是其中一个线索。

## 数、巨大数、超京数

矶崎新说，“数、巨大数、超京数”这三个词是几何概念的不断放大，他在思考城市、建筑时，往往会想到“数”的概念。

在谈到美学的判断标准时，矶崎新用丢勒的人体透视法、巴奈特·纽曼的现代主义、贵州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的图片来表达“均衡性、崇高性、超绝性”。他说，黑洞的照片是许多数据的集合，现在在中国贵州的500米口径望远

镜能接受许多数据，但能分析数据的电脑还没有匹配，所以获得的数据现在无法去判断、分析。这个状态和中国社会很像，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筑师应当如何作为，依靠什么，他现在还在思索中。

矶崎新还透露，在两年之后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他的建筑回顾展，由同济大学教授李翔宁作为策展人，届时他关于建筑的思索的答案将向大家更好地说明。

此次的讲座还吸引到邢同和、支文军、张雷、李麟学、柳亦春、王海松、江立敏等著名建筑师、学者参与。他们就矶崎新建筑的日本性、现代主义潮流、矶崎新在中国的建筑设计等问题进行交流。

## 风格

矶崎新说，他在世界各地做项目，每到一地方，都会学习当地的人文历史、生活习惯，在此基础上来破解这道题，他总想做与当地不同的建筑。他的建筑不能用Style（风格）来归纳。就像是他刻意做着非日本的东西，并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由于身上流淌着日本的血统，所以还是会呈现出日本的文化。他向欧洲学习，作品中呈现出对欧洲尊敬，但又想要做出欧洲没见过的作品。矶崎新说，正如每次的学习，都是不同的感觉。他作为东方人，创作的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叠加之后，出现不同的感觉。

## 建筑的日本性

关于建筑的日本性，矶崎新认为，他对日本性的诠释是消化过程，正如对中国、西方传入的文化都会对日本产生影响，等真正定型后，大家感受到的是软绵绵的东西，但他所表达的日本性是中间这段抗争的过程。遗憾的是，之前的英文版中对于“日本性”有误读，他希望今后出版的中文版中能纠正这个错误。

## 中国项目是“超京数”

矶崎新在中国有许多作品，如上

海的喜马拉雅酒店等。比较中日两国做项目的体验后，矶崎新认为，日本的建筑精细，但相对尺度、数量级较小；中国的许多项目是“巨大数”，现在又迅速跳跃至“超京数”级别。“没有一个项目是安逸的，我不能做安逸的事情，文章、思想、理念，以建筑形式呈现出来，没有可以抄袭的内容，由此带来困难重重，细节、精细度不仅仅是施工层面上，在设计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矶崎新对中国项目的诠释是：大的尺度代表中国力量，可以牺牲精度，但要抓住尺度的力量。现在不仅仅是尺度，还关乎战略系统、“超京数”的状态，矶崎新认为如何理解中国的设计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

## 做矶崎新没做过的事

年轻时，矶崎新被认为是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建筑师，现在他依然充满好奇心，更多地学习前辈的作品，从中发现一些新东西，他还会关注平辈建筑师中不太一样的思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矶崎新希望，他们能做一些矶崎新想做又未能做的事情。

矶崎新坦言，做过的项目中总有些遗憾，不过，在所有项目设计中能被永久珍藏的记忆是在一瞬间，当项目最初的想法能一直延续到最后，没有被阻碍，受到尊重，被实现，这个记忆最深刻。

## 变与不变

那么，在矶崎新的作品中有什么是不变的或者精神？矶崎新最后这样回应道：“就像人的长相，我现在的五官和小时候有相似性，但人在变老，思想随着面貌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层面在沉淀，但是我不希望枯萎。我希望任何时候，我都是具有力量的，即使再老，我不希望自己是——一株枯萎的‘植物’，这大概是我永远不变的地方。有时我很前卫、反叛，这是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任何时代，我都不想枯萎！”



库哈斯在中央美术学院做讲座

12月8日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和AMO联合主办，中央美术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中心承办的“中国乡村新篇”闭幕活动上，国际著名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雷姆·库哈斯团队带来即将在明年二月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乡村，未来”的一部分内容，库哈斯还受邀在讲座中介绍了“乡村，未来”展览的精神理念。

对于乡村，库哈斯曾提出，“超过50%的人口是城市居民的事实已经成为人们忽视乡村发展的借口。我一直对城市的转型很着迷，但是近年来更多地密切关注乡村发展，我对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这些乡村转型的故事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所知，所以我觉得若能在某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里的一个闻名世界的博物馆里展示这些研究成果，这将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大约十年前，库哈斯意识到人类过度关注于城市，而忽视了乡村。他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打破这种不均衡，此次的“乡村，未来”展览就是其中之一。

库哈斯在演讲中谈到，公元前的中西方国家是相似的——城市是繁忙的，而乡村是栩栩如生的。这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乡村为我们带来什么？乡村如何促进人类的发展？

库哈斯说，今天，乡村的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狭隘。随着旅游业发展，过去的村民涌入城市，过去的乡村成为旅游景点。

由于西方乡村文化资源匮乏，乡村的兴起大多由于政治家对乡村进行干预，将乡村土地作为实现他们的目标和野心。20年代早期，城市的发展导致乡村退化，乡村成为焦点。德国十分重视乡村，他们大量建设公路，让每个人都可以到达乡村。1928年，德国研究发现：如果地中海平面下降，德国就能获得更多土地。研究建议加强欧洲与非洲的联系，在地中海的两端搭建发电设施。甚至十年后，美国在思考如何处置德国时，提议消除城市和农业让德国成为纯粹的乡村。

将先进技术应用到农业中甚至还能够促进人类对世界和时代的认知。库哈斯说，通过研究乡村，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全球变暖的情况。不仅如此，技术更可以改变农业生产。今天人们通过无人机和卫星定位确切地了解农业用地的位置、了解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边界。现代实验室也出现在乡村，人们应用智能模拟光合作用，进而计算出作物的产量。在未来，我们会继续为乡村引入更多的专业知识，提高农业的产量。

库哈斯又提到即将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乡村，未来”展览。他说，本次展览并非关于建筑，而是团队花费六个月时间从事的关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空间呈螺旋形，这意味着不管展览以怎样的方式叙述，博物馆本身都可以赋予展览灵魂。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的视线将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作品，还能够意识到周边的展品和场所。整个展览就像电影放映，回溯历史、立足今天、放眼未来。”

“乡村，未来”展览展出了美国和中国在过去五十年的快速发展历程。库哈斯说，中国乡村是该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发现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乡村发展。中国乡村发展对于世界是具有启发作用的。我们还建立了全球12~15个不同地区的场景原型在展览中展出，并且尝试建立起这些地区之间的联系。如果在30年后城市人口会上升到70%~80%是很可怕的，不敢想象人们拥挤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中。但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趋势。遏制这样的局面也是此次展览的初衷之一。”

（姜凌耀、王闻宇、修琳洁、张帆）

# 库哈斯开启未来乡村新篇



江江向矶崎新颁发同济大学名誉教授证书